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職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十五百二十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四

宋

真宗皇帝

禧四年春正月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

瑋沉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以
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羌戎畏愛
之

二月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

謚文簡

敏中端厚沉毅識大體時以重德目之

夏四月有兩月並見西南

六月寇準罷

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
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
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

寇準密贊大計
白當慎之又慎
東宮監國事出
非常止宜詔自
朝廷豈可由羣
臣陳請準因周
懷政之告而始
有此議又預令
人莫表已爲害
成况復被酒漏
言尤爲粗疎無
術其遺詭去位
不得謂非自取
也至真宗以國
家大事謀及宦
官幾至釀成禍

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揚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
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
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
之有謂因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
竟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秋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

迪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
拜曰陛下用賓客為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

亂亦豈得辭始
事不減之咎哉

迪乃受命

貶寇準知相州

帝始得疾自疑不起嘗卧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
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
罷丁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
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
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揚崇勳字寶臣
劉州人等以其謀告謂
謂即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

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
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
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

貶準為大常卿知相州詔罷翰林學士盛度

字公量
餘杭人

樞密直學士王曙

字晦叔河南
人準之婿

朝士與準親厚者皆

斥之

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
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怒爭蓋始此

八月貶寇準為道州司馬

時遣使捕朱能能擁眾叛未幾眾潰自殺準坐是再

既道州既至晨具朝服如常時對賓客言笑若初無
廊廟之貴者自罷相三絀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
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

九月帝疾瘳

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罷翰林學士

劉筠

字子儀
大名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
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

自安計邪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
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
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
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
署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
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固上弄權私
林持錢惟演而嫉寇準持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
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為

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
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
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爾願復留遂自出傳
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
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

字同叔
撫州臨

川人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

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

請補外遂知廬州

筠初為揚德所識後遂
與德齊名時號揚劉

詔太子參議朝政

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
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
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
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
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
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五年秋七月甲戌朔日食

辛酉

九月吐番嘉勒斯賚降

冬十一月旤王欽若為司農卿分司南京

欽若判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之曰
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興疾至京謂因言欽
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
伏罪故貶

戊壬

乾興元年春二月羣臣上帝尊號

帝崩遣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即位

是為尊皇

仁宗即位年已十三不為如委使得公正大臣輔政則朝廷可望清明毋后臨朝無益于君德而有損于國是特命王之徒計圖依附擅專耳王曾既稱正色立朝時倚為重何不于受遺時力陳利害沮成於軍國之詔以

后為皇太后赦

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歿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謂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

圖探本澄源而
值爭留權字端
定垂簾為苟必
許耶

準之既尚由下
密失身也則無

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

開府人

密謂太后降手書云

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

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

歸宦官禍端兆矣于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

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

夏四月賊寇準為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為衡州團練副

使

真宗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

罪而亦被逐
獻以私怨遂退
大臣宜所以昭
大公無我之度
况以朋黨誣連
則更過矣丁謂
諸生記事云云
不顧清議小人
記事云云又何
責焉

迪嘗諫立已

前事具

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

瑋亦謫知萊州

初職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蓋曾嘗以弟

舍假準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遠通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迫行或語謂曰迪君既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道中使齊教教就賜以錦囊貯刻指于為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皇恐不知所為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救書中使不得已乃授教準拜于庭斥皆復寘至暮乃還

六月契丹遣來弔祭

契丹主聞真宗崩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僧隱等

來予祭置真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詔諸州
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真宗諱者悉改之

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

謂為山陵使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
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
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
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履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
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

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

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
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

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

思字石殊并州榆次人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

衆議曰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范允
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
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成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

丁謂當仁宗初
立侍有垂簾之

事交通內侍植
黨擅權幾于并
髦朝北其罪惡
較前更著幸而
莊獻察其奸欺
即明正其誅獲
何足惜馮拯力
為營拯所謂生
平嚴正者安在
至云恐駭天下
耳目尤為謬妄
謂之罪世所共
知誠能誅之天
下必聞新政而
稱快何駭人聽
觀之有且極已

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復視曾還請獨對因言

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于絕地太后大驚怒甚

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

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曰太后

召宰相諭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官交通謂前附允

恭奏事皆言己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

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

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辨虛

自稱莫敢辨虛
寔則平日之委
蛇狐進亦可概
見矣

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
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
罪宗廟尚可議邪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
罷中正出知郟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
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以拯為山陵使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幾盡

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為
樞密使

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拔薦
尤惡僥倖帝嘗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
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
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
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
相材也夷簡由是避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辨有聲真
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果宗道嘗為右正
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書殿壁曰曾直蓋思念之也

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

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速繫德
妙內侍鞠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
事不若托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于是即謂家設神
像夜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
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
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弟云相公
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

涉妖誕遂既謂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

不可勝紀

謂赴崖州道出雷州魁準使人以一羔羊送端境上端欲見準準固辭之準問家使

珠欲報仇

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候請行遠乃已謂

後故有智珠檢校過入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

說家寓西京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原思戒家人無輒

怨望道人致于洛守劉權仰祈付其家戒使者向權

卿會衆僚時達之權卿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

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亦出于揣摩也

洛陽人

劉權卿

八月太后同御承明殿聽政

冬十月葬永定陵

在鞏縣永昌陵北

以天書殉

史臣以天書殉葬為足疑綱目

發明則以為非
且謂當辨其偽
焚其書誅其人
夫天書妄誕未
不足信事後止
宜置諸不論不
議而已舉而投
罪炎火且又追
戮奸邪豈非彰
真宗之過于殞
落之後而究無
補政化之得失
哉

史臣曰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屢奏災
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
瑞尚臻天書屢降一國君臣如病狂然
吁可怪也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費或

十一月錢惟演罷

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薰灼因附之與為昏媾

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

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

字子思萊
州膠水人

言于帝曰寇

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奸黨所誣哉帝

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己因擠謂以自解

馮拯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

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

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

字

之開封人

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

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

字仲豫開封考成人

隨曰若相惟演

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

惟演出于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揚億劉筠

相上下于書無所不讀尤喜獎勵後進嘗曰吾生平

不足者不得于黃紙上押字耳故故切切求入中書

為時議所鄙

吐蕃李立遵來附

給兗州學田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
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
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

帝初御經筵

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
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

字道宗
廣州人

講論語初詔雙

日御經筵自是雖雙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爽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聽

仁宗皇帝

癸亥

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貼射見錢

法

茶法三說貼射終北宋世凡再三更易時率以貼射為便然亦有以見錢徒致京師入少出多為患者而劉敞殿屬修則極給均賦納錢之害以此知弊由法

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上下困于財三司

使李諮

字仲詢
新喻人

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

字誅臣
歙人

生性在經理之善與不善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耳解鹽耗課又何獨不然

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

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揀正之上

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

字順之陰城人

呂夷簡魯宗

道頌之首考茶法利害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

瘡照後用兵多募商人入芻塞下酌量

推貨務

宋推茶之

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原增之
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鄆州之新口為推貨務六

給券

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謂之三

說讀作及其既敵利歸商賈

入芻糧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急于售錢得券

即轉鬻茶商茶商以券取
券之帶積雖二三年茶不

足以償

物之估日高茶之價
日賤故券多帶積

由是邊備日蹙

入易糧
者以利

薄不

茶法大壞至是詔守較歲入登耗上言淮南十

三場茶

蘄州曰王祺石橋沅馬黃梅黃州曰麻城廬
州曰王同舒州曰太湖羅源壽州曰霍山麻

安開順口光州
曰商城子安

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

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

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

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

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其數罷官給本錢使

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

息

如甯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

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

防私售謂之貼射

以物為質曰貼指物而取曰射給券為質而指取其茶故有貼射之

名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

下者隨所有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

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

以實錢入粟以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

輕 重 諮等又以乾興中解池鹽入錢京師歲二十三

萬緡視天禧三年數損十四萬請令入中

之仲反猶言注也

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治法既行商人失厚會孫奭等亦言其煩擾子是

罷貼射法官仍給木錢市茶商人入錢倍之茶法復壞其解鹽亦詔入錢京師隨商人所便諮改知洪州

尋奪職事

在三年

三月行崇天厯

司天監張奎運所造

秋九月馮拯罷

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丁謂不誅實拯營救力也平
居自奉多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
卒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為圖
以獻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朝矣

閏月故相寇準卒于雷州

後復官賜謚忠愍

初太宗得通天犀

犀角故有白理如線夜視有光者名通天犀亦日夜明犀命工

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病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沫

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就榻而卒

詔許歸葬西京道出公安人皆

路祭揮竹紙踰月括竹盡生芦衆因為立廟號竹林
寇公祠 公安蜀漢縣注見前今縣東北有寇萊公
祠

冬十一月禁巫覡邪術

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己之所資假神而

言無求不得知州夏竦

字子喬江州德安人

索部中幾二千家

勅令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荆湖閩廣凡挾邪

術害人者悉禁絕之

置益州交子

做于唐之飛錢以楮為之其後關子會子錢引及鈔畧同此

務

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

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

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

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

字希稷河東人

張若谷

字德繇南劍州

沙縣人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

立務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為額

自是

日張詠立交子法而會引鈔屢易名曰契至不可究詰詠之為此特因救一時鐵錢之失非欲經久通行效尤者不原其立制本意罔法幾因之窒碍則拘泥不達事體之通也泉貨貴于流通豈可使他物操其盈蝕况

後世以銀為幣
輕費易致又安
取此滯閩朽爛
之物耶

以後始以楮代銅交子代
錢依年以為界而交易之

甲子 二年夏五月丁亥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中書奉表稱賀

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平盧節度使
崇之女孫

時張美人
河南永安人石州
推官亮封之女
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

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乙丑 三年夏五月帝幸御莊觀刈麥
考宋史仁宗紀是年
書觀刈麥皇祐元年

則不書續綱目皇祐元年書幸後苑觀刈麥而此則不書今依宋史為據而以續綱目所載附注于此

聞民舍機行聲賜織婦茶帛

帝復于後苑作寶岐殿歲觀刈麥謂輔臣曰朕

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冬十一月王欽若死

欽若既死後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奸邪也王曾對曰誠如聖論

十二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旻為樞密使

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

召遷長樞府樞密副使晏殊言旻無勲勞徒以恩幸
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柰何復用為樞密使也后

不悅

旻尋更
名著

四年夏五月契丹伐回鶻圍甘州兵敗而還

丙寅

先是契丹伐回鶻入甘州降其王伊囉勒既而又破

肅州盡俘其民修土隄口故城

在今肅
州西北

以寶之至是

契丹將蕭惠

字伯仁河古
只五世孫

復圍甘州不克由是阻卜

諸部皆叛契丹兵將多敗死

六月大水

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

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戒膳肆赦蠲民租

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

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變理無狀豈可退安

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

愧服焉

時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求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民間妖言不足慮也

已而

果然

曾之辭故妖之
或辨河決之訛
雖云持以鎮靜
而流言息人心
安然以理論之
此立朝之人盡
所宜知初不必
待職力逼人若
而後辨此也至
聞水作放朝豈
執不退并請見
陳謨則當時君

若臣之度量亦
大半可見矣

冬十月甲戌朔日食

丁卯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
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
如太后令帝不從

晏殊罷以夏竦為樞密副使

殊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
折齒為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

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

字希

文蕪州
吳縣人

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

殊深器之疎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于
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奸邪目之

夏五月楚王元佐卒

秋九月以程琳

字天球永寧
軍博野人

為御史中丞

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奪吾筆琳上疎請罷
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通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

開封府

王蒙正子齊雄殺人貨其妻子使以病告蒙正聯姻太后家琳察其色詞異令有司驗之

得狀太后因琳對詢之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握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己犯同太后默然卒

論如

法

戊辰六年春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

諡文節

知白為相慎名器抑徼倖每以盛滿知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及是卒帝為罷上已宴

三月丙申朔日食

以張士遜同平章事姜遵

字從式淄州長山人

范雍

字伯純河南人

為樞

密副使

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

夏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

小字嵬理夏國語謂
惜為嵬富貴為理

襲回

鶻甘州取之

元昊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
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
于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

為皇太子

元昊事
始此

秋七月江南河北水

據宋史及東都事畧是年大水並在七月亦不及兩浙今改正

江寧府揚真潤州江水溢詔遣使安撫賑恤河北大水九月遣近臣十七人巡行免水災州軍秋稅

己巳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

時太后臨朝中人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之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鞶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

何敢爾邪太后頷之會利用從子訥為趙州兵馬監

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訥杖死內侍羅崇

勲與利用有隙

先是崇勲得罪太后使利用戒之利用去其冠幘詔詈良久

請併

罪利用后問諸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

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

復為力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彊橫今何解也曾曰利

用素恃恩故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

也后意少釋乃罷為千牛衛將軍知隨州

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

謚簡

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

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及卒太后臨奠之後

太后

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遂命輦後乘輿

張士遜罷

先是曹利用憑寵自恣士遜為相依違其間時人目

之為和鼓及是利用既尔士遜遂罷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

字希元堯

弟 史之 為樞密副使

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

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是入謝帝曰先帝嘗

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

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

對曰保終尤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帝然之

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至襄陽自殺

利用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宦者多惡利用必欲致之

死以快志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

用遂投繯而死

利用性悍梗火通力裁統倖而其親
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于禍然居

位忠盡有守終始不屈
死非其罪聞者寃之

復制舉諸科

自祥符罷制舉至是帝詔復置六科以待京朝官之

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

者又置高蹈邱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

三月給契丹流民田

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

夏六月王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青州
續綱目作兗州今據宋史及東

都事畧

改正

丁未夜大雨震電宮內火起至曉宮室盡燬詔繫守

相臣官觀使名
突非正道蓋日
真宗崇奉天書
始仿唐時大濟
宮仗而置本不
當依政體仁宗

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

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稱遺

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先朝以此竭天下之

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

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中丞王曙亦言是宮之建

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

以應天變司諫范諷字補之齊州人復言此天之戒告不當

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乃下詔不

因災罷之可為
得體迨和政中
復建神霄玉清
萬壽等宮紛紜
置使終宋之世
遂以為優禮大
臣之典拜命者
雖賢不免頌頌
受之習俗移人
乃至是哉

復繕修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宮觀使初太后受冊

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及長寧館上壽又執不可皆

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抑之太

后滋不悅至是曾以首相罷知青州

秋八月丁亥朔日食

契丹詳袞大延琳據遼陽反冬十月契丹將蕭孝穆

字小

胡獨董阿古
只五世孫
討之

遼東自神冊中附契丹無推酤鹽麴之法馮延休韓

紹勳

延徽孫

相繼為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

會燕荐饑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漕粟以

賑之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鞭撻榜掠民怨思亂東京

錫里軍詳袞大延琳因之為變遂因留守蕭孝先

字延

年孝穆弟

及其妻南陽公主殺紹勳嘉以快衆情僭號興

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告變契丹主徵

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為都統以討之賊兵屢

敗延琳嬰城固守明年賊將楊詳世夜開門納軍遂

擒延琳

京師地震

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于會寧殿遂

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

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

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

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

同御大安受朝
揆之于禮誠不
合仲淹論之是
也疏請遷政尤
能持大義而摠
忠直可謂不負
所學至以率百
官上壽會寧為

躬君體損主威
所言殊為矯枉
過正天子合天
下以隆尊養躬
率羣臣東朝拜
舞正所以備儀
教孝為世法程
又何同列北面
之嫌乎

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

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及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

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外補出為

河中府通判

庚午 八年秋八月復解鹽通商法

上書者言權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

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

伐木造船輩
運疲勞今云

其弊一也陸運貧人俱役連歲連逃今悉罷二也船
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難以沙石今皆得食真鹽

三也錢弊欲使流通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
助經費四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也

乃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于

京師榷貨務受兩池鹽自是商賈流行而官課損矣

九月姜遵卒以趙稹

字表微
宣城人

為樞密副使

時政出官掖稹原結劉美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

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為笑

談

未^辛九年夏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立其母蕭訥木

謹

阿古只
五世孫

治國事

宗真宮人訥木謹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

愛同己出宗真立訥木謹自立為皇太后聽政

宗真
改元

崇福疏隆

初隆緒疾革訥木謹詈皇后曰考物之寵

緒曰聖宗

亦有既邪及隆緒卒左右希其風旨誣齊天后弟謀

逆令鞠治之辭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

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今不果何反罪之訥

木謹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

亦無能為也訥未謹不從遷之上京

秋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

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世孫

等使契丹

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

字子正河南人

等充賀冊及

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

王為戲道輔艷然徑出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

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

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至是再使

契丹益加禮重

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

字公垂題州平棘人

時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知應天府

壬申

明道元年春二月真宗宸妃李氏薨

李氏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賞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李氏出也至是

夷簡相業一無足稱惟議處妃飾終之禮思深慮遠竹全寔多而持論不激不隨尤得大體術

人者瑕不掩瑜
褒其一善正所
以貶其他過惡
耳

疾草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
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復獨立簾
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
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
間吾母子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
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
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
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

馳告太后乃許之

三月契丹蕭訥木謹弒其主母蕭氏

訥木謹慮宗真懷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覓于雪林
遣人馳至臨演賜后死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
我浴而後就死使者退比反則后已死矣

秋七月宮中火詔羣臣言闕失

大內火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官門
不啟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定班百官拜樓下呂夷

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羣臣願一見清

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

御史蔣堂

字希魯常州宜興人

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

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也時促

開封府具獄程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辨其誣伏者且

言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獄詔羣臣直言闕失

大赦殿中丞滕宗諒

字子京河南人

秘書丞劉越

字子長大名

皆

請太后還政以答天譴不報

冬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

是歲封德明為夏王未幾卒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

令遣揚吉授元昊三使

節度觀宗及處
置押蕃落使

封西平王契

丹亦遣使冊元昊為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

宗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

綺此宗息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

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

兵法勸諸部自號鬼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

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
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
再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
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為顯道
稱于國中

癸酉 二年春二月彗星見于東北

光芒長二尺司天言舍譽星

注見前

見然觀者皆以為

彗

太后有事于太廟

太后欲被服天子衮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衮衣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

帝耕藉田

命宰相張士遜

明道元年二月復相

撰謁太廟及躬耕藉田記

檢討宋祁

字子京安陵人

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

藉田記

三月皇太后劉氏崩

諡曰莊
獻明肅

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帝

始親政

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器曰上方器物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

河中虞
鄉人

還京西言在

庾有出賤粮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

莊獻不當問魯
宗道以武后何
如主乎且欲立
劉氏七廟被天

子衮冕皆何為者至進外家任宦者猶其過之小者耳獨於瑤琳之獻圖乃抑地詒之豈真乃心宋室蓋亦知彼時勢尚有不能而已史臣遂有過譽之說蓋必出於曾受其惠者之口

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
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
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
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
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于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斂
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誥尊太
后為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閣門趣百僚賀御
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

臣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躬攬朝政豈向使女后相踵

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

字醇之單州武城人

請下閣門取垂

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為皇太后而削去同議

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佞倖召宋

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

劉太后愛帝如己出

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
直諫太后時事范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
護陛下者十年今宜淹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
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

垂簾

日事

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充佐范雍趙貞晏殊罷

夷簡疏陳八事

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
絕女謁誅近習罷力役節冗費

語甚

切至帝因與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

為然帝退以語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

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唱名大駭不知

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閻文應

開封人

訶之乃知

事由郭后也于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

以李迪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

夷簡本非正人但廢后一事不得歸罪于彼以為修報復也試問后而批及帝為有罪為無罪耶使無其事夷簡用計傾之則不容誅矣其詳見於廢后事

德用僉書樞密院事

迪自太后崩召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為殿前都虞候
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
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閣
中得德用所奏事竒之以為可大用遂拜僉樞

追尊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

謹莊
懿

左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
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幸洪福寺祭

告易梓官親啟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
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六月甲午朔日食

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

時歲大旱蝗食草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
因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

執中

字昭譽
恕之子

安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

時初置端明
殿學士以命

采綬綬上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陛下躬親萬
幾內外延首望治而賞罰疏令未能過於頃者

思出太后而今又出大臣大臣市恩以括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漫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朝朋黨尤甚以致王至卑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艱豈齊紀綱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責新兆疎責密能守則姦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繫惟陛下深念之

冬十月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于永定陵

詔定祔廟禮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官故事請別築宮乃作奉慈廟以奉二后神主

張士遜揚崇勳

明道元年為樞密副使

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示

綬叅知政事王曙為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
士遜與崇勳宴飲期上莊懿太后冊不至中丞范諷
劾之俱罷夷簡遂復相

十一月薛奎罷

奎以疾罷踰年卒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歎咤
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士人俯愧後
世爾尤善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
字化基密州安丘人自為吏
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臺官職司糾舉
若由相且汲引

則心存瞻顧必
致共效寒蟬且

以朝廷言路為
政府市恩之地

植黨樹私弊將

無所終極仁宗

此詔達政體而
持法紀寔正本

清源之道

要之於夫亦猶
且之於君子之
於父耳妻批夫
而無罪則臣批

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

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
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乃詔自
今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

時尚美人揚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
于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
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

君子批父亦可
不罪乎仁宗之
失在於寵二美
人使之與后怨
爭既爭而相鬪
又失之自起相
殺耳然既已批
及帶頸則罪在
后矣即誤亦不
可而況官聞之
秘所云誤者出
諸誰口然則臣
之於君子之於
父又可誤批乎
仁宗不能明正
大義概之以罪

瓜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感于后

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

郭后止以怒懟坐廢况傷陛下頭乎帝意遂決夷簡

先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

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

于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

字延仲
州北海人

宋庠

未名郊字公
序初之兄

馬渙御史蔣堂郭勸

字仲襄
州須城人 楊

偕

字次公坊
州中鄙人

馬絳段少運

字希遠
開封人

十人詣垂拱殿伏

而願謀之宦官
謀之執政以至
議論紛然道輔
仲淹反以黜而
得名所為不蓋
可笑哉

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
不為通道輔叩額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
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
語夷簡曰大臣之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
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
事道輔曰大臣當導于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
法邪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
道輔知秦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

今母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

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

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僉書河陽判官富弼字彦

國河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

不聽後近且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

士帝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

輔自是廷皆知前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

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字子明真趙

戊甲

定獲鹿人

希言王宗道揚安國

字君倚密州安邱人

等自代遂置說書曰

輪二人祇候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

夏五月契丹主宗真幽其母蕭氏于慶州

遼置故城在今巴林西北

蒙古名

插漢城

契丹太后訥木謹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

小字字吉只暉

宗次子重元以其謀白于遼主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

慶州七括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為皇太弟

八月有星孛于張翼

張六星注見前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又主遠賓

帝以星變避殿戒膳尋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賜
號冲靜元師尚美人亦廢于洞真宮入道揚美人別
宅安置

王曙卒以王曾為樞密使

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損抑然喜浮圖法
齋居蔬食泊如也及卒以王曾代之

九月立曹氏

彬女
孫

為皇后

御史裏行孫沔

字元規
會籍人

請終莊獻喪制而後行秘書

丞余靖

字安道韶州曲江人

亦以為言不報

冬十月趙元昊寇環慶

續綱目于是年七月書趙元昊反寇環慶宋史夏國傳及東都

事元昊入寇俱不係七月且入寇環慶在先稱兵報仇在後自是兩事續綱目混而為一叙次顛倒今改正再考宋史仁宗純景祐元年十二月賜趙元昊佛經蓋是時元昊雖借擬改元然猶遣使奉貢故禮賜知故至寶元元年上表自言稱帝本紀乃始書反今一依本紀為斷于此書寇于寶元元年書反

元昊率衆至環慶殺掠居民下詔約束之已而慶州

柔遠砦

宋置在今慶陽府安化縣北

蕃部都巡檢威通

羌羌人姓通其名也

攻後橋敗堡

夏人所築

破之元昊稱兵報仇緣邊都巡檢

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峯

在安

化縣西北伏發被執久之始放還

元是雖嘗奉貢而車服僭擬改元開運或曰石

晉敗亡號也乃改廣運是昊其母威摩氏之族入山喜謀殺元是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況山喜之族干河遣使來告哀

乙亥二年春正月作通英延義二閣

先是龍圖閣學士

祥符中置班樞密直學士上

孫奭繪無逸圖以

進帝命施于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

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

寫

無逸篇于閣屏

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

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

責命復上書言事

畧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治之色宸禁盡嚴

乘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請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忠品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于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之士以肅于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羨之慶抑宦侍之重在以防昵近之私

書奏再責

監永州酒務

二月育宗室允讓

太宗之曾孫高
王元份之子

子宗實于宮中

時帝未有繼嗣曹皇后居中決定大計遂取宗實入
宮后拊鞠之時年四歲

李迪罷以王曾同平章事蔡齊盛度參知政事王隨李

詔知樞密事王德用韓億

字宗魏開
封雍邱人

同知院事

侍御史龐籍劾三司使范諷李迪右之籍劾諷不已

詔下獄置對上獨召呂夷簡與宋綬決獄夷簡素疾

諷又欲用以頌迪特寬籍而重貶諷凡與諷善者皆

紕削迪遂罷知亳州

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主上之知自以為宗璟而以召公為姚

崇其待我乃如是邪當時謂籍之劾諷夷簡賈陰殺之

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

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蕭

字穆之青

州並都人乞以王朴所造律準考定樂器帝乃命李照

言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臣請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簾可使量度權衡協和詔許之既成帝御延福宮觀焉然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

聲極下議者非之乃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在

以聞知杭州鄭向

字公明陳留人

薦鎮東推官阮逸知蘄州

范仲淹薦布衣胡瑗

字公之泰州海陵人

瑗逸至闕盛言照樂

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橫黍累尺及成則律圍徑與

古不合而逸又獨執周禮嘉量之法請鑄量以定律

右司諫韓琦

字擇圭國華之子

言自燕肅倡議以來言人人

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臣竊計之不若窮作

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

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今西北二陲久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

秋九月作睦親宅

依宋史帝紀改七月為九月

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

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詔竄內侍閹文應于嶺南

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辭

甚悽惋帝悔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
宮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
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
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殮葬而
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
竄之嶺南死于道

詔錄五代及諸國後

以郊祀加恩故也時御史臺辟石介

字守道兗州奉符人

為主

簿介未至論不當求諸偽國後坐罷

館閣校勘歐陽修遺書責中丞

杜衍曰主簿于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國
已用言事見罷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
今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辯又有言則
又亦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弱者而後止也
衍不能用歐陽修字水叔廬陵人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

十二月吐蕃嘉勒斯賚大敗趙元昊于河湟

趙元昊遣察諾爾擊嘉勒斯賚敗死殆盡執索諾爾

元昊自領衆攻猫牛城

即麓牛城後崇寧中改名宣威在今西寧府西寧縣北

十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元昊大縱殺戮又攻青

唐

今西寧縣宋初屬吐蕃謂之青唐城

宗噶爾

注見前

帶星嶺

在面寧縣故龍支城

西

諸城吐蕃部將阿咱爾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

之然兵溺宗噶爾河

即宗哥川亦曰宗水源出西寧邊外東北流入湟河

及饑

死過半并兵臨河湟嘉勒斯賚壁鄯州不出元昊乃

渡河插幟識其淺嘉勒斯賚潛移植深處及大戰元

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鹵獲甚衆嘉

勒斯賚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留後

丙子三年春三月詔優給致仕官俸

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兩省卿監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者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復貼射茶法

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推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

官自此省費矣

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

勘尹洙

字師魯河南人

毆陽修于外詔戒羣臣越職言事

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

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濶務名無實

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

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變

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

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訐

仲淹越職貶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

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

耳安可以為罪乎沒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

將以魯肅為麤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

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

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

唐置今江西瑞州府是

酒稅館

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興之義兼師

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

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

字敏之并州榆

次人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

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

修坐貶夷陵

注見前

今于是御史韓縝

字玉女德第六子

希夷

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
時朝士畏宰相無敢出送仲淹者獨龍圖直學士李
絳集賢技理王質出却飲饑之或以請質質曰希文
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
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相傳寫粥書者
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歸張于幽州館
李絳字仲綱曷於從子王質字子野旦第三子

秋七月置大宗正司

以宗室允讓頌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
詔于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

冬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

契丹主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于廷遂大宴

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

謚章惠祔葬永定陵

十二月趙元昊侵回鶻取瓜沙肅州

注見前

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

注俱見前

又取

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

洪州以洪源谷名在今涼

州府平番縣定州即定遠鎮注見前威州即威振堡在今寧夏府平羅縣龍州今榆林府靖遠縣之龍州

堡仍居興州

元昊改靈州為興州

以為興慶府阻河

黃河也

依賀

蘭山

在今寧夏府寧朔縣西元和志其山樹木青白望如駸馬使人呼駸馬為賀蘭故名

為固

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

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軍兵總計五十餘萬發兵則

以銀牌名部長自製蕃書形體方正類八分以教國

人紀事

初華州有二生曰張曰吳者久因場屋薄遊塞上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即其都

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昊吳來飲此
邇者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
尚不理會乃理會名和時元昊用中國賜姓二人故
云元昊殊然異之曰尊寵用事凡夏人立國規模入

寇謀畫皆二

人所導也

丁丑四年春二月祠赤帝于宮中

初乾德中太常博士聶崇義言皇帝以火德上承正統請以赤帝為感生帝每歲正月別壇而祭至是以祈嗣乃置像宮中祠之

夏四月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綬字表臣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

院事王駿

字總之趙州臨城人

同知院事

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為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

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
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
外傳夷簡納賂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
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益力夷簡亦
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盛度不得志
于二人而性猜險母有所議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
曰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
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

薦齊夷簡薦綬于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

冬十二月地震

京師及定襄并代忻州皆震而并代忻尤甚壞民廬舍
壓死者二萬二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直史館

禁清臣

字道卿蘄州長洲人

上言京師地震及大河之東彌千

五百里誠大異也陛下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內侍四方崇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齧舌不敢議朝政者將二

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
降鑒善應來集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迭從

戊寶元元年春正月戊戌朔日食

續綱目不書今依
宋史天文志補

詔

求直言

時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

蘇舜欽

字子美
易簡孫

言臣觀國史祖宗日日視朝旰昃方

罷猶坐後苑門名對白事者委曲詢訪今陛下春秋
鼎盛實宵旰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

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于祖宗之時府庫匱竭歛科
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願陛下因此
災變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優
諧近習之纖人親剛明鯁直之良士以思求圖疏入
詔復日御前殿

三月壬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免

隨為相無所建明而數與堯佐億中立爭事會災異
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不當

以子綱為羣牧判官遂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過
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

以張士遜章得象

字希言建州浦城人

同平章事王峻李若谷

字

淵徐州豐人

參知政事王溥文

字仲明曹州濟陰人

陳執中同知樞密

院事

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
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
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

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博又尋卒以張觀同

知樞密院事

張觀

字思正絳州絳縣人

冬十月詔戒百官朋黨

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以其涉朋黨下詔戒之

趙元昊殺其叔父山遇遂反

元昊遣使請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

山過以勸且元
吳厥謀不見聽
細字春秋降且
既至中國校城
旗難復歸故土
郭勸即當馳奏
朝廷撫綏安輯
並覘其虛實並
謹遣防頤乃執
逐夏人聽其戕
害既火招徠之
義並疎禦敵之
方雖元昊送跡
早萌不因此而
生繁而稱兵之
逆動寔促之當

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

當作德靖故城在今延安府保安縣

塞門

砦

在今延安府保安縣

赤城路

在今平涼府崇信縣

三道並入其叔父山

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

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稱帝改元天授禮法延

祚國號夏遣使奉表有云望許西郊之地冊為南面

之君敢竭庸愚當敦歡好

十一月沂公王曾卒

謚文正

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

日朝廷未聞加
以違責何邪

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
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

己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及卒贈侍中

曾無子皇
祐中其弟

子融援唐元宗題裴雍碑額例請帝親
篆其碑許之題曰旌賢大臣賜碑自曾始

十二月京師地震

以夏竦為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為廊延環慶安撫使
經略夏州

時廊延路奏趙元昊反故有是命已而移竦知涇州

是謀改敵如虎
忍在株守而不
在征討遣事安
行不壞朝廷既
知其法何不遵
將易之而聽其
姑息貽害邪即
其所修十事亦
係臨渴掘井之
謀且止為防守
計惟欲藉明府
囑之力以當夏

與雍俱兼經畧使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

體察
量度

也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疏以為德明元昊相繼

猖獗若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輒議追討

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

一教習疆弩以為音兵二馬
索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嘉勅

斯資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若柵多少增減
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
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
力九聽闕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振並邊冗兵
冗官以
紓饋餉
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方議征討多以

竦為怯

人更不免於示
弱而延議多矣
用之其不能振
作有為亦可知
矣

加吐蕃嘉勒斯賚保順節度使

自西涼為李繼遷所陷巴勃結舊部歸嘉勒斯賚回

紇多附之嘉勒斯賚居鄯州西有臨谷城

在今西寧府西寧縣

通青海高昌諸國

注俱見前

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

疆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

州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嘉勒斯賚約盡力然終

不能立大功

己卯 二年夏四月募民入粟實邊

五月罷王德用以夏守贇

字子美
守恩弟

知樞密院事

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
黑頤以下白哲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
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
家人惶惧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六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

元昊表至羣臣皆曰元昊小醜出師討之當即誅滅

諫官吳育

字春卿
建安人

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

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

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

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未幾下詔削奪元昊官爵

絕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

定難節鉞

己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書納旌節及所授赦告置神明匪留歸孃族而去歸

木族蕃

部名

詔省浮費

時陝西用兵調費日感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右

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令三司取先朝及
近歲賜予之數裁為中制無名者罷之乃詔自乘輿
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或欲損兵吏俸賜帝曰
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諭之

秋七月契丹主宗真迎其母蕭氏于慶州

蕭氏居慶州五年或勸契丹主迎之以覲中國歲幣
之利契丹主悔悟乃奉迎還京然出入舍止常相距
十數里陰為之備

冬十一月盛度程琳罷以王駿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

初張士遜惡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己欲并去之會開

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知府鄭戩字天休蘄州吳縣人窮治之

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字仲

裕太常博士呂公弼字宗臣並夷簡子等十餘人士遜謂道

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盍見上辨之道輔

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以道輔朋附怒于是

度琳俱坐免

度出知揚州
琳知潁州

籍等並被黜罰士元流海

島道輔亦出知鄆州

道輔始知為士遜所曾發憤
而卒然天下皆以直許之

夏人寇保安軍

宋置今延安
府保安縣是

巡檢指揮使狄青

字漢臣
汾州河

已擊敗之

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

木蕃部
舊砦在

青猛銳善戰
自不敢慢其鋒
所向披靡亦其
勇莫使然非

延安府安
塞縣北

諸砦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

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勲

披髮而具之足
以制勝也史記

乾稱其事不知
者將擊其末節

字君錫開
封祥符人

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

以為克捷之由
不亦為奇大矣

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圍形以進

庚辰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

先是司天揚惟德請移閏于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
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
許至是知課院富弼請罷宴撤樂就館賜北使酒食
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而
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

元昊寇延州執副總管劉平

字士衡聞封祥符人

石元孫

字善長字信孫

平死之

續綱目作劉平石元孫戰歿考平與元孫同被執而平死節元孫留賊中不得並書戰歿今改

書

二月貶范雍知安州

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濶砦疎土兵寡弱又無宿

將雍請並師不報未幾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信之

之不設備既而元昊引兵攻保安軍破金明砦

本隋金明

縣宋改為砦故城在延安府安塞縣

執都監李士彬

延州金明人

父子乘勝

至延州城下雍令石元孫出戰又以書召劉平于慶

州平督騎兵先發步卒繼進夜至三川口

宜川延州洛川之口

也在今安西十里止營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万

塞縣北

僕政郭遵

開封人

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為援平與之合

步騎萬餘東行五百許與賊遇遵擊退之賊蒙盾而

陳官軍復奪其盾殺獲及溺死者近于人日暮賊以

輕兵來薄官軍小却德和望見遽率麾下走保西南

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語曰當并

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

唐縣今屬延安

府平遣軍校遮留得千餘人轉閃三日退保西南山

立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

平旦賊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為二平遂與元孫俱

被執平不食數罵曰何不速殺我遂遇害元孫留賊

中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德和既遁輒誣平降

賊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即河中置獄問

狀德和坐腰斬雍貶知安州朝廷不知元孫未死詔

與平俱贈官後元昊歸款縱元豫歸諫官謂斬塞下以賣昌朝奏貸之安置全州

以夏守贇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鄆

金明皆之此由
於范雍庸懦無

鈴轄

稱自當慎功於才代將以叶申貞州非其人雖置鈴轄何益况

奪予在軍小司

况統制尉大則

組語噴懷終唐

之世昇忠百出

仁字何亦種前

車度徽非

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

忠為鈴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願罷

守忠勿遣不聽

除越職言事之禁

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諸路轉運提刑

訪知邊事者以聞又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

緡錢八十萬陝西糧軍儲釋寇所至州縣罪並免夏

稅時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
下情帝嘉納之于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
言朝政得失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

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急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
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
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
帝從之召范仲淹知永興軍

三月王駿陳執中張觀免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

貽永

字繼長
溥之孫

同知院事

天醒中駿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為總管駿見之瑋
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駿曰何以教之瑋

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推易漢物不如意欲殺
之少子元昊年方十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
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夫衆
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

為邊患醜未以為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
邊事醜不能對及劉平戰歿議刺御兵久未決帝怒
遂與執中觀同免醜始歎瑋之明識

夏五月張士遜致任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建明諫官以為
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詔以太傅致任宰相得謝
自士遜始

以夏竦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詔

夏守贊王守忠還

守贊庸怯寡方畧詔與王守忠赴關以疎等代之

淹仲

上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
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
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備使持久可守
充實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
十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
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
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已而元昊陷塞
門若執若王高廷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二若若作
佐即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為宜屯重兵河東
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策穴之守必虛
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
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雖善其策而不果行

承平若在延安府安定縣北
北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
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
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
序取敗之道也于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

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

敵人聞之相戒
日無以延州為

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
不比大范老子可斯大范指旌也

仲淹以民遠輸

勞苦請建廊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

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耀之十三他所減不與

去聲

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等砦

承石砦在延文府延

川縣西北

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于是羌

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元昊寇三川諸砦

三川砦亦置在平涼府同原州東南

環慶副總管

任福

字祐之開封人

攻其白豹城

在今慶陽府安化縣北

克之

元昊寇三州諸砦韓琦使任福領兵七千聲言巡邊

部公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
一族焚其餘積而還

廊州將种世衡

字仲平放几子

城青澗

本寬州壘宋建城金
亦為隸屬按德州

時塞門諸砦既陷廊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
百里有故寬州城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
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圍銀夏之舊朝
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
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

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以濟
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
通貨利城遂富實

冬十月詔內降并遷者執奏

先是韓琦言祖宗于賞罰任使必與兩省大臣并朝
公議自莊獻垂簾遂有假托因緣或于內中下表或
口為奏求以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蠹壞綱紀為害
至深臣乞自今于凡因緣陳乞者即降出姓名并為

開韓琦之次即
禁呈狀及命婦
等詐持入內復
許執奏內降升
遂誠得杜漸防
微之矣矣

奏求人並重行貶責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序矣帝嘉
納之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至是
復詔凡有內降升遷及差遣者許執奏

十二月鑄當十錢

助邊費也

辛慶歷元年春正月詔御延深原會兵討元昊不果行
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

字世良廬
州清豐人

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

塞外冬寒草枯
賊牧故無資易
於制服且逆料
中國之不能首
承雷以深入可
禦必死若來恃
以攻其無備矣
止事半功倍至
春深則草長馬
肥敵得逞其氣
技此主客強弱
一定之勢也
未能深慮遺情
習見漢人之不
耐饑寒遂不免
為逆測之悔也

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衍亦曰
傲倖成功非萬全之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
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
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
羌必由之地乞留此一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剽黠虜
若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
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
剽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當于

者為庸懦將卒
浮言所惑不暇
致詳非善於審
邊者也

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廊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

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

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

在榆林府懷遠
縣南與延安府

定安縣

接界蕃部散居亦多設堡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

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意在招納

使朝廷疆之終非己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

吳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我兵逐路自守勢分力弱

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其破

可必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
兵只守界濠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
氣日喪經費益蹙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
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以書諭之

考參史范仲淹傳元昊請

和于仲淹在好水之戰前夏國傳在好水之戰後韓琦傳與仲淹傳畧續綱目叙次以韓范二傳為斷今依之

元昊歸陷將高延德于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
書遣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

待之恩會元昊亦求盟于韓琦琦曰無約而請和者

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元昊寇渭州

宋置治平涼唐時渭州已沒吐蕃故移置于此

任福與戰于

好水川

今名甜水河在平涼府隆德縣東源出六盤山西南流與苦水合苦水即无亭水也

敗死

貶韓琦知秦州

韓琦行邊至高平

此宋砦在平涼府鎮原縣北非古高平城也

元昊果遣

衆寇渭州薄懷遠城

本赤蘘城明道中賜名在隆德縣東南

元乃趨鎮

戎軍

宋置今國原州是

盡出其兵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

山夏之役韓琦左攻戰而范仲

以耿傳

字公弼河南人

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

雍州人

為先鋒

朱觀武英趨德勝砦

宋置在早涼府靜寧州東北

至羊牧隆城

在隆

德縣西北即邪沒

出敵後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

龍川宋于此置砦

要其歸路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

趨懷遠捺龍川

在隆德縣東南

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

與敵戰于張字堡南敵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

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

川朱觀武英屯龍給州

在好水川南

相距五里時元昊自

淹王和守藏者徒見好水川之敗遂多咎琦而廷仲淹者不知任福不遵琦節制其致敗非琦所能運料而仲淹之和熱亦矣能成哉徒以通書殺罪咎大外敵而無補於中國蓋庸懦之流畏事惡勞一聞戰則咋舌成弱若恐天石之及已而一剛和則

以為得全生上
乃因是謀設其
欲國家之安元
崇尊固未非計
及也如是之人
而可與之策攻
戰和守之謀哉
致銀泥合安能
藏得百餘且自
致伏至交鋒已
時經口錫性不
耐閉氣識時過
久勞將理竟又
安能復起監飛
此益噴敗之餘

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諸將已入其伏中猶不知約

以翌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詰且福與懌循好水

川西行出六盤山

在隆德縣東與固原州接界

下距羊牧隆城五

里與夏軍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格戰懌于道

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曜聲疑莫敢發福

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于是夏

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

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入陣中樹鮑老旗戲
幢

其茂共忠欲歸
咎於已歿之任
神逆兩保關失
寔不足信也

也長二丈餘懾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
伏起翼而擊之官軍大敗懾肅戰死福身被十餘矢
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
爾力戰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先是

渭川都監趙津將瓦亭

宋若在乎涼縣以瓦亭關名
瓦亭關在乎涼府華亭縣西

北是為東瓦亭其西瓦
亭在秦州秦安縣東北

騎兵三千為後繼至是與朱

觀武英遇合兵拒戰王珪亦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
千五百助觀掠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

敵兵並至衆遂潰英津珪傳皆死惟觀以兵千餘保
民垣發矢四射會暮敵引去得還將士死者萬三百
人閏右大震時元昊頌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
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帝震悼為
之盱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言罪
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徙知秦州

三月貶范仲淹知耀州

元昊答仲淹書以好水川之勝語多不遜仲淹對來

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
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盖忠于朝廷也
何可深罪帝乃降仲淹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未幾
復徙慶州

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

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

屯廊州執中屯涇州

竦推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
依違傾聽嘗出巡邊置侍婢中

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

首者與錢三千具見輕侮如此

五月宋庠鄭戩罷以王舉正

字旧中化基子

參知政事任中師

字祖暉

任布

字應之河南人

為樞密副使

中正弟

庠練習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

夷簡不合因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為朋黨斥之

秋八月元昊陷豐州

注見前

冬十月夏竦陳執中免

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

德辰曾孫

敗之尋寇金明破寧遠

宋砦在葭州

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又遣兵

府谷縣西

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

字公壽
懷州人

破賊于拍子砦

在府谷
縣北

及免毛川

在葭州神
木縣西北

遂築十餘柵河外始固知諫院張方平言夏竦為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殘蕩安用為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分陝西為四路以韓琦王洙

字聖源大
名館陶人

范仲淹龐籍兼

經畧安撫招討使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各置使琦知秦州洙

知渭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
涇原最當賊衝王公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列不報
韓琦上言請于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
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西賊一有
舉動則先據要害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賊未集
之時出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
立經制朝廷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
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籍至延

州城砦焚掠殆盡籍稍葺治之命部將狄青將萬人

築招安砦于橋子谷旁

在延安府安塞縣西北

以斷寇出入之

路又使周美

字之純靈州回樂人

襲取承平砦王信

字公亮太原人

築

龍安砦

在安塞縣北後改名德安

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

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

御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

詔書犒賞諸羌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

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又據要險築大

順城

在慶陽府安化縣北

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

字天

與蕃

將趙明先據其地旬日城成賊以三萬騎來戰祥北

仲淹戒勿追己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

名岩

在安北縣東北興

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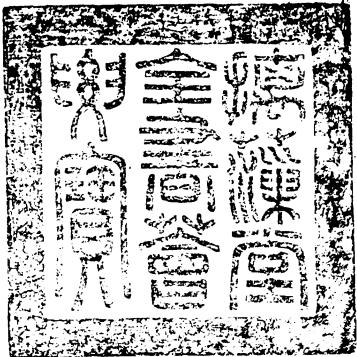
仲淹

延州榆林接界

在邊純佑年方冠興將卒錯處鉤深插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四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江連

謄錄監生臣申愨